东方神探阎法医传奇(2)

◆ 童孟侯

煤气难道会曲里拐弯吗

阎法医回忆说：那一天是1998年1月，好像是一个节日。我们干法医这一行的，对于过年过节的概念都比较淡薄，有任务就赶过去，有歹徒就抓捕，没有多余的想法。

那天是阎法医和刘法医值班，通知突然来了：宝山一家人煤气中毒死亡，你们立刻前往！阎法医和他的一帮伙伴们：干法医的、拍录像的、拍照片的、搞毒化的、测试DNA的、搞痕迹的，还有侦查员，一行20个人，飞也似地开车赶到宝山那个出事的居室，底楼，三房一厅。

宝山区离刑侦总队不算很远，可以用“拍马赶到”这四个字来形容。

推门进去，屋内还有一些刺鼻的煤气味。阎法医疾步走进厨房，先检查一下煤气开关是否已经关掉。

刘法医说：估计是晚上睡觉时煤气没有关紧，泄漏了。阎法医没有答话，直奔死者的房间。

母女俩睡在一张大床上，已经停止了呼吸。两人身上没有损伤——也就是说，她们不是遭人袭击死亡的——也没有触电死亡的迹象，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很明显：尸体死后僵硬，现在已经开始缓解，尸斑是樱红色的，开始腐败……根据尸体判断，死亡时间大概有四五天了。

如果是草率一点的法医，或者经验不够丰富的法医，就可以宣布了：母女俩因为煤气中毒死亡，责任在于她们的粗枝大叶。阎法医还是没有说话。这时候，阎法医也已经确定母女俩是煤气中毒死亡。但是，他还有一些没有吃准的问题需要证实。

她俩仅仅是煤气中毒吗？似乎没有那么简单！

他开始细细查看房子里的一切：三房一厅，进门就是厅，朝北一个小间，朝南两个大间。厅的右面是杂物间、厕所和厨房，厅的顶头是一间朝南的卧室，拐过去，还有一间朝南的卧室，母女俩正是死在左面的朝南的卧室内。

阎法医发现，母女俩的卧室，窗是关着的，而连接厅的那间朝南卧室窗是打开着的。而北面进门处有一扇窗也打开着。他立刻把首先进入出事地点的派出所民警叫来，问道：你们接到报警，然后进入这套住房，有没有动过这里的东西？尤其是窗户。

没有，我们没动过任何东西，这点流程我们当警察这么多年还会不懂？保护现场嘛，等你们法医来嘛！

有戏唱啦！阎法医在肚子里对自己喊了一声。因为只要有透气的地方，风是无孔不入的。还有，风是不会拐弯的，它是“直通车”。除非你把这条路堵死，风才会改变方向，向可以流通的地方吹去。阎法医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疑问：既然厅里有一扇窗开着，厅室顶头的那间朝南卧室也有一扇窗开着，那就是“南北通风”了。即使煤气泄漏了，它很快就会被南北通风的风带出去。风不会拐个弯，带着煤气跑到左面的窗户关着的那间卧室去！如果这个常识经得起推敲，“因为母女俩煤气没关结果煤气中毒”的判断就可疑了！

阎法医继续在室内观察。他看到客厅边上的那间杂物间很乱，有油瓶、酒瓶、小铁铲、塑料袋、浇水用的管子、小凳子、卷起来的草席等等，它和别人家的杂物间没有什么区别。突然，阎法医走进杂物间，拿起那段黑色的浇水用的管子，鼻子对准管子的顶头，然后用力压管子，顿时，闻到了一种气味：煤气！

阎法医的假想跳出来了：是有人用这根管子接上煤气，然后把管子拖到左面朝南的那间卧室，然后施放煤气，把母女俩毒死了……

如果真是有他人作案的嫌疑，当时的现场应该还有躲藏着的第三个人！这个人是谁呢？他不要母女俩的钱财，不要室内的任何东西，只要母女俩的性命？这个人是谁呢？如此精心地设计了一场因为煤气没关紧导致煤气中毒的骗局？

阎法医暂时中断了现场的勘查，和侦查员交谈起来。

侦查员说：初步调查了一下，死亡的两个女人一大一小，是母女俩。这个母亲是二婚，他的丈夫也是二婚，再度结婚以后，又生了一个女儿。死在床上的这个女儿是“拖油瓶”，不是现在这个丈夫生的，还有一个女儿没有死，好好的。

阎法医立刻问：她的丈夫呢？

侦查员回答：现在在我们派出所，我们正安慰他。他今天早上带着小女儿从杭州回到上海，回到家，就发现自己妻子和女儿煤气中毒了，就报了案。是丈夫报的案。

有戏唱啦！阎法医又在心里嘀咕了一声。他问：他们夫妻关系好吗？

侦查员回答：听邻居反映，说经常大声吵架，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好。

阎法医对派出所的民警说：我要会会这个丈夫，走，到你们派出所去。

对话开始了，由阎法医发问，由那个悲伤的丈夫回答——

问：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上海的？

答：我是小年夜离开上海的，我们和丈母娘一起吃了饭，我就带着我的小女儿离开了上海。

问：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
答：今天回来的，我开门进来就发现我的妻子和大女儿躺在床上不动了，家里都是煤气味，我知道他们煤气中毒死了。呜呜呜，她怎么这样不注意呢？要是我在的话绝对不会……

阎法医摇摇手，继续问：你从杭州回到上海自己家里以后，有没有动过房间里的东西？

答：没有没有。我看到我妻子女儿死了，吓都吓死了，哪里还动什么东西？我立刻打电话报警。呜呜呜……

问：你出去玩，到杭州去，为什么不带着大女儿啊？

答：她和她妈妈要到慈溪老家探亲去，我不高兴到她老家去，所以到杭州去了，带了我的小女儿。

问：你到杭州玩了哪些地方？

答：我们住在杭州如家连锁旅店，我带着女儿玩了很多地方，灵隐、花港观鱼、九溪十八涧、六和塔、岳坟、保淑塔……哦，对了，这里是我来去的火车票、旅店的住宿发票，还有旅游景点的门票。

问：你们的单位里可以报销吗？

答：哪里，都是自费，自费旅游。

阎法医接过他递来的一叠发票，心想：此地无银三百两！

阎法医开始进入正题：你们家那段黑色管子是派什么用场的？

答：什么黑色管子？我们家没有什么黑色管子……哦对了，有的有的，你是说放在杂物间里的那段黑管子吧？我倒忘了。那管子是用来浇水的。我们家是底楼，你看到我们家的院子里种了好几颗树。我很久不用了……

阎法医两眼死死盯着对方：是不是要我告诉你，最近几天，你是怎么使用这段黑色的橡皮管子的？要不要？你说！要不要？

答：我……我没有用过……我用是用过的……我反正……

刚才还对答如流，转眼变得语无伦次，结结巴巴，豆大的汗珠往下掉。

问：我看还是你自己说吧？我说和你说，性质不一样。

答：好……好吧，我，我来说。

他交代了作案的全过程：他和妻子自从结婚后矛盾开始升级，最后，他终于动了杀机，他想：大女儿反正不是我生的，和我不搭界。老婆我也不要了。除掉这两个人以后，房产家产就全是我的了。于是，他提出带着小女儿到杭州玩。一家人兵分两路，妻子带着大女儿到宁波去探亲。

吃了晚饭，他就离开家，火车票显示是8点10分从上海开往杭州的。但是，狡猾的他没有直奔火车站，而是把小女儿暂时托付给朋友，然后折返了自己的家，这时，妻子和大女儿已经睡着了。

他先把右边那间朝南的卧室的窗打开，心想不要施放煤气把自己给毒死了。然后，他把杂物间里的黑色橡皮管子拖出来，接到管道煤气的接头上，然后把管子的另一头拉到左面的朝南卧室里，然后开足了煤气。

他躲在门后，先听见大女儿喊头痛，再看见妻子呕吐。但是没有多久，两个人就不动了。他立刻收起黑色橡皮管子，放进杂物间，然后不是把煤气关掉，而是在煤气灶头上开一点小煤气，接着就悄悄离开了家。

他赶到朋友家，领上自己的女儿，乘坐下一班火车，赶到了杭州。于是，住宿、游玩、吃饭、来去火车票，一应俱全，他都小心翼翼地保存好，他料到警察会来查他的，丝毫没有觉得这么做属于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！

这个侦破煤气杀人的案例，教课书上没有，师傅也没有教过阎法医关于橡皮管子的案例侦破。

摘自《上海犯罪现场调查——东方神探阎法医传奇》童孟侯 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